八彩陰干稿

戴輔

人物略

李司馬化龍

崔太宰景榮

人物略

李司馬

李公名化龍字于田直隸長垣人母氏吳夫人妊公時夢大雨中有玉柱自天而下峙立中庭生公讀書五行俱下為文操觚立就髫歲補諸生稱神童郡守王暘谷名士也重公与南樂魏公允貞招之書院中每試迭冠多士公舉甲戌進士授嵩縣令年甫二十吏胥見而少而秀羸署字故草

草試之公若弗解者其輩遂駸偷
公忽呂諸吏詰以某事某宜懲治某
事某宜革逐某事某宜究擬風行
雷擊奸猾皆股栗及朞而邑大治
世以方子奇東阿之績公孤立無色苴
至京報最後僅遷南工部榷稅蕪湖差
蒲羨銀寄之庫中以備缺額無何
調南吏部時魏公允貞鄒公元標皆
在南都結期聯騎遊於采石雨花燕
子磯之間望其羽儀者以為神仙中人

也久之擢僉事督學河南閱文甚速
批註如飛而良窳一無遁情其中若
學而久不遇者一旦居然前茅相率
鼓舞嗟乎文運爲之一振已遷參議
復督學山東作人之效猶之中州也聲
望益隆二遷擢河南參政尋入爲
太僕通政公以兩尊人年高每欲歸
養居長安常悒悒杜門會遼東巡
撫缺遼東於諸邊稱廢壞難其人
大司徒趙公出鄉山東人也曰李公督

學時兼攝數道事至立劃如舊之泛
輕塵此何所不可遂以公往是冬還
外東西合謀大舉公策曰西人衆數萬
其鋒不可犯東人僅萬餘耳易与乃
檄大帥董一元伏兵鎮武堡空其營
既入縱兵橫擊之獲首四百餘級逆
去明日西人至攻右屯公令乘新勝氣
銳夜刼其營已覺引去以功晉兵部
右侍郎世其一子於錦衣已而東人以
鎮武之忿數二入公備之甚嚴一敗之

於靖遠耳敗之於高平又檄大帥出塞擣
巢大敗之於十方奇堡自是邉烽罷
警將士槖鼓矢捷上賜銀幣卅俸
二級公念兩尊人數稱病未歸久之
得予告未幾有播酋楊應龍之事
先是守土者控馭無術或冐沒重賂
酋既驕矣而治以漢法激之成跋扈
乃倉皇請剿上就家拜公揺替川廣
湖貴事賜尚方劒斬裨將以下不用
命者比發則酋已破綦江叅將房加

罷遊擊張良賢死之中外震動公携
家以往從容言笑將吏恃以無恐入綦
江即為文祭二將軍曰人誰無死以法
死以賄死以寒死不汗五日死以飲酒
御婦人死等死耳曷若死國之不朽
也慷慨激烈足使人有喪元之思公疏
請山陝閩浙各路勁兵先後至而舊
帥劉綎坐遷延革任公謂綎曰將軍
結髮從戎膽智聞天下而怯區區楊酋
乎綎感泣效死力公保留綎殺賊自贖

命綎等八路進攻而以文吏張棟胡桂
芳高折枝史朝貞等監之破三硐降
其部落賊大窘而湖西公之計至詔
公墨縗從事時賊避綎而走上海龍岡
自保公密授方略從岡後掛路上火其
龍虎關酋投繯死其妻妾子女皆就
禽凡斬首二萬二千六百八十七級生
禽一千二百二十四名俘獲五千五百三
十九名擒地悉平又條上復郡縣等十
二事為善後之計皆報可公疏求奔喪

八上而後得歸眠甫闋即家起揔督
河道時黃河橫決凡前此有事於
河者皆追論一時束手無敢任者其
以艱虞貽公猶之播州之役也公至則
徧行淮徐鳳泗閒歷覽周咨得前
河臣所開泇河遺跡喟然曰是所以避
黃河呂梁之險而措之衽席者也柰
何既脫而復入乎乃上疏言開泇河便
得俞旨即鳩工濬舊渠八十七里新
創八十二里於是歲運千艘通行無所

碍昔稱過洪今稱過淮即為已至迄
今賴之其時秋水漲溢公恐後猶衝
嚙方疏請為分黃保泇一勞永逸計
而奉吳太夫人之諱以歸禫除起兵部
尚書武弁之升遷大約朝貴有力者
納其賄而取券於職方公揭其資薦
之數於部堂有缺序轉而倖濫稍息
考察軍政諸恃與援多羽翼者以為
萬不可動而皆不免雖久留中然亦竟
下時論壯之其時條議四十餘事皆精

審可行公神氣素王一旦病昏暈甚
危雖幸而甦然遂衰鬢髮俱白以致
不起公生於嘉靖甲寅三月初十日辛
於萬曆辛亥十二月十五日年五十八以
平播功及秩蒲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
保卒後贈少師謚襄毅人稱公才高天
下其為詩文隨手而成卓然大雅少年
通顯立致鼎足而親賢下士形骸都忘
終日譚笑情瀾靡竭而未嘗有所漏
言所思職如田之有畔尺寸不越也遇事

敢為而計慮甚周誠不世之才也使崇
禎之季而有若人焉其視楊嗣昌陳
新甲輩不猶嬰孺之与奴隸哉昔人
謂王陽明之平宸濠其功不及胡宗憲
之平倭蓋宸濠率烏合之亡命事同兒戲
其攻安慶已大敗於巡撫李充嗣都督
袁鈗而陽明率南吉之兵適遇湖中遂
不戰而擒視胡總制時山城君大舉入犯
而島主王直徐海為之內應浙直閩廣
在在告急胡剿間互用以致蕩平誠

視王為難然總不若平播功之鉅也
楊應龍素稱强驁地遠而險諸土司
為之嚮應破城殺將西南勢已岌岌
矣李公指顧間取其地而郡縣之毫
不餔張以希封拜之典則其功不可及
也所以居功者尤不可及也

退谷野史手稿

人物略

崔太宰

崔公名景榮字自强太名府長垣人登萬曆癸未科進士選平陽府推官以治行入為四川道御史時青宮久虛中外危疑宦官張鯨怙寵搆隙舍皇長子別有所屬御史何出光疏論不報公列鯨不法十二事上知其奸下法司治罪次年遂定儲位公直聲大震已丑巡按甘肅時洮河告急疏叅弛備

諸文武將吏以為和戎忘戰之戒因條議
四事一決和戰之盟一約回巢之期一杜
蠶食之漸一寬啟釁之罰又復因條
陳六款一蠲免賑卹被掠地方一勞來安
集築墩設塘脩城濬池一添設緩兵
於臨洮增兵餉驅莽捏二川之虜一嚴
禁客兵騷擾一以戰之勝負行賞罰
不以賊之順逆為功罪一革擣巢又條
議十二事邉事如指掌於是河隴之
間疎弛已久始知有法不敢狃款忘

戰公至鞏昌臨洮烽火甚急人謂公
無守土責可輙移秦州公曰吾以巡方
至聞警先去何以飭衆遂躬乘城
督將士治戰具賊越渭源去鞏昌僅
四十里聞有備遁去幸卯按楚時值
水荒題留事例銀三萬賑之又議允
漕於城陵磯翟家湖數里泊舟則於
巡檢司岳陽驛以避洞庭之險時李
經歷以建言謫何照磨選以荐鄒公
元標降公俱以賓禮待之人訝其過公

曰吾為天下培正氣也以病歸起補
河南道會吏科林材建言忤旨包
見捷請羅羅礦稅觸聖怒俱從降調
科道公疏申救復罰治之公抗疏陳
古來材敗之源天下騷動之勢人心離
亂之機亟言礦稅不可開內臣不可
縱言甚切直不報尋以母訃歸起按
四川時播亂孔亟上起李公化龍討
之朝議公久在邊方諳于軍機且与李
公同梓里謀斷可無互異工亦知公能辦

賊特賜璽書畀公監軍事甫聞命即
移咨偕李公駐渝城渝去賊穴近人
皆震恐思竄公多方撫諭渝人始定
時諸帥見賊勢猖獗多縮朒不前大
帥劉綎以赤蹏玉帶為封公壽封公
峻却之公特糾其跋扈狀復參吳廣
諸大帥違制養寇諸罪悉奉旨究處
劉吳素勇善戰然驕蹇不易制公首
勸之諸將軍始股栗決意殺賊時有議
借安氏兵為援事平許以地公力言不

可我兵自足破賊亦安用此以稔祔也
及播平請停全蜀行刑並採木開礦
之役蜀賴以安公臺資十八年又以平
播功陞太僕寺少卿庚戌升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自哱劉亂
後哀颯特甚諸屬酋每陰從銀定
搶掠我弗能創彼益驕乃嚴諭將領
毋致養亂遑人夙聞公按河隴時事
相戒勿犯公法亡何大舉犯六羊河口
乃親督參將潘國振出奇扼之大捷

者三斬級一百七十有奇奪獲馬駄
七十有七輜重器械無筭驚惶奔回
偵實即革屬夷之賞相率悔懼誓
与銀錠絶公切責之与之約勒石邊界
而銀錠計窘糾諸酋稽顙求款始許
之因革反成二歲市賞以為生事之
戎環鎮牧場計三百餘所皆附郭沃
壤悉為諸弁吞占乃移牧山南去鎮
七十里每警報狎至牧馬不能呼集
按冊稽核盡復之立石誌焉寧鎮

遠在河西暫學使者累歲不一至諸生
多廢舉挾持官將無所顧忌公疏
令河西道攝學政立課程以教習之
立武學令習韜鈐以儲將材開荒地六
萬餘畝積穀二萬餘石以備軍需在
鎮三年尋陞兵部右侍郎會延鎮
吉能等挾款求補八年市賞延撫遽
以一年兩市請公疏駁之曰祖宗令甲嚴
禁馬市專主戰守正恐恃和款弛武
備也若循兩市之請則要挾得志則

其氣日驕益輕中國矣即許延鎮能
保寧鎮不借口各邉不比例乎莫若
以飽敵之資飽士俟其來犯重創之而
後聽其乞款則一市之議可決疏駁者
三並移咨札撫鎮為指陳方略未幾
大舉入犯如公指大敗之乃懼而求市不
敢作兩市之請而各鎮俱帖然矣滇
帥沐叡先以武定失守被逮有旨令其
父昌祚視事復出中旨令其子啓元代
管祖孫並鎮非制也廷臣力爭之不得

公遂列啓元罪狀以聞因言滇事利害
社稷大計沐氏祔福語幾千言上可其
奏竟用昌祚鎮爲光廟在東宮時叅
將杜逢春謀叶副將徼令旨諭閣臣
轉諭公推補公以糾封墨勑非盛世事
竟不奉令駙馬侯拱辰爲其子昌國求
賜職銜奉壽陽公主祀得旨與做都
指揮使故都督鄭國泰妻爲男鄭養
性乞襲父職得旨襲左都督公執奏
爵人之典君不得私其臣父不得私其

公遂列啓元罪狀以聞因言滇事利害
社稷大計沐氏祔福語幾千言上可其
奏竟用昌祚鎮爲光廟在東宮時參
將杜逢春謀叶副將徼令旨諭閣臣
轉諭公推補公以斜封墨勑非盛世事
竟不奉令駙馬侯拱辰爲其子昌國求
賜職銜奉壽陽公主祀得旨與做都
指揮使故都督鄭國泰妻爲男鄭養
性乞襲父職得旨襲左都督公執奏
爵人之典君不得私其臣父不得私其

子皇上奉天無私素何以犀玉之榮輕
加孺稱之子乎又言祖制當遵私請
當抑戚畹不可僭越寵祿不可妄干
上感悟遂中寢會吏部侍郎缺衆謂
非公不可御史潘汝禎輩憚其清執
以隱語中公公遂請告歸已未北邊順
義素囊構家難爭市賞順義不貢
者九年廟堂憂之廷臣復推公公欣然
履任進諸道將論之曰宣雲款久備
弛戈每窺隙欲借事敗盟今毋再言

款惟有餙防待之因令各邉脩城堡練
軍士精器具實儲糈為戰守具邉外
懾服乃共矢誓定進貢之期尋陞兵
部尚書時東事已不可支而行間文
武將吏又非公所選用動相齮齕深以
為憂衰經略應泰誤用收降之策沾
沾以為得計時公病疫得其報驚曰
遼事危矣抗疏止之反復駁正長安
謂公太過以經略為是亡何降丁内應
遼陽失守自劾未祓不允力疾入署

調諸鎮兵赴援劾罷一逗遛之巡撫人
心振肅旬日之間兵出關者十八萬有
奇平日持論切直久為人忌適有奸
細劉保之事遂以攻公公引疾去甲子
冬起吏部尚書是時逆奄魏忠賢擅
政錦衣田爾耕為奄爪牙預朝政横
甚及以同鄉来謁公拒弗見爾耕深
啣之次日疏陳用人之道謂宜絶請託捐
意見先才望而後資俸務使夤緣路
斷上是之而奄之私人不悅也當公未

至奄使人掃一居停以候公婉拒之曰
吾隻身来無庸私寓遂入居官署中
凡司屬出入有稽一切餽謁不得通是
年計事肅然更念人材難得不忍以一
眚錮之雖經叅糾亦必節取予以更
始之路熹宗幸太學奄欲於習儀日
先聽司成講書公諷之曰此唐魚朝恩
故事素何效之事遂止明日駕幸曁
倫堂大僚賜坐及茶奄命删之示裁
抑公執不可乃如例賜之三月當考選

奄欲減其員額以示阻抑公謂臺諫
天子之耳目公議在焉素何減之耳疏
爭之不報乃分兩浙考之於所定四十
人之外復取十一人亡何奄復創議分
別地方用人如浙直則半用之江楚秦
晉則全不用公与抗論天之生材原不
擇地大省風為材藪今錮之安所取裁材
小省間出一材尤當破格録用以稱天
地鍾靈毓秀之意今謂某省可某省
不可非銓叙法又議趣廢添註京堂

數多更行澄汰以黜異已公謂如此必
部院科道發訪會單是六年外又
加一京察也非祖宗朝法不可況起
廢諸君手淹抑既久不得不超次擢
用人多缺少又不得不署以空銜添註
且其人皆仗節敢言之士皇祖彌留
特為賜環正欲留為新皇之用此正
古疇咨訪落之典素何汰之以邁軸
終一日經筵畢逆奄傳內閣留六卿
議事公曰吏部事體与司禮無關涉

竟出奄見公歸目內閣曰彼豈謂吏
部無弊耶時會同五府議新寧襲
爵事方新寧故時止遺妾子譚弘業
新寧夫人張氏英國妹也妬非已出
欲別選族之富者為嗣英國具疏袒
其妹奄意亦袒英國衆莫敢決公
乃指天日謂新寧既有血胤何乃以小
功之侄襲爵且英國宜迴避不宜同
議而襲事遂定逆奄欲鍛楊公連左
公光斗獄公再三申救不報公杜門求

去疏九上始得請將出國門以手書遺
內閣謂昨見為楊左上揭午後何復
有嚴刑追比之旨如是則二人必死死
則關係聖德不小幸公極力回天不佞
行矣病亦且死忠告止此內閣乃以書
遺奄而御史倪文煥承奄風旨論公
為東林黨人奉旨削奪奄使人偵其
行李蕭然家居未見一客接一刺設
一讌也巡方受指欲搆公無所得乃已
崇禎御極逆奄伏誅戊辰復官補給

誥命給事中章允儒等薦公謂當舉
國如狂之日獨立不懼可謂得公之大者
矣殁贈少保朝野以未得起用為惜公
光明駿偉不與人苟同用剔歷中外五十
年忠勤之績孤介之操始終不渝雖古
之名臣何以加焉長垣殫九地大司馬
李公与公一時並出而品誼才格相同
斯亦古今之奇矣論材於神廟之後
未有若斯之盛者也

退谷野史手稿

東京都立中央図書館蔵書